

刑
案
匯
覽

刑案匯覽卷十八

目錄

盜馬牛畜產

盜犬非由家內引出不作賊論

偷牛七隻跑回三隻以四隻論

蒙古四項牲畜分別歲口計算

偷竊蒙古牲畜應以一主爲重

蒙古賊犯擬遣刺字鞭責免刺

偷竊蒙古騾驢應理藩院酌定

蒙古家奴逃走偷竊有印官馬

偷竊蒙古牲畜秋審分別寬緩

偷竊蒙古賜同牧放馬匹

盜多羅馬犯同不知切傷捕人

偷竊海子馬匹應行查奉宸苑

盜牛木罪枷杖再加逃罪擬徒

買賊牛宰殺二罪相比從重論

見人偷牛起意宰殺分肉

盜牛宰殺祭肉幫宰分贓之犯

盜牛等殺聞拿投首

盜田野穀麥

違禁私換貂皮照例不加枷號

私入圍場偷牲砍樹治罪

粵東地方盜挖官煤

禁山盜掘鐵砂私煎鐵觔拒捕

承領參票私帶夫役偷創

偷竊園場草木牲畜各不併計

偷竊柴草故殺事主擬斬監候、

盜田野穀麥拒捕依罪人拒捕

私行偷放他人車灌公共田水

毆死空埂放水之人

竊放他人車辱公水爭毆斃命

已田被淹違禁築壩致釀人命

親屬相盜

搶奪服婦牛隻致令窮迫自盡

毆傷行竊族祖成廢致令自盡

行竊總麻表兄之妻強姦未成

外姻親屬相盜應照服圖定例

無服卑幼經管財物肆竊貽累

卑幼行竊棄賊圖脫拒殺總兄

偷竊母姨衣服之後故殺事主

親屬搶竊殺傷不得照擅殺論

親屬搶竊殺傷分別尊卑科斷

銃斃行竊無服族弟酌入緩決

故殺行竊柴薪之大功並身死

無服尊長行竊拒捕刃傷卑幼

行竊嚇禁卑幼未便以拒捕論
卑幼聽從外人行劫尊長財物
卑幼行竊臨時盜所拒捕未傷
偷竊地瓜拒傷無服族弟身死
卑幼搶奪刃傷無服族叔平復
義子搶奪義父財物計贓擬杖
毆死拒捕行竊逾貫無服卑幼
毆死盜砍墳樹族兄仍照服制
服盡相盜謀殺事主凡人加功

卑幼格殺行竊功尊改為斬候
卑幼行竊刃傷更夫係屬尊長
夥開灰窖族弟往竊幫同擅殺
行竊族兄田禾拒殺看禾工人
搶奪無服尊長牛隻拒殺工人
尊長強割田禾毆死幫割雇工
雇工偷竊家長財物應行刺字
奴僕雇工偷竊主財均應刺字

刑案匯覽卷十八目錄終

刑案匯覽卷十八

盜馬牛畜產

盜犬非由家內引出不作賊論

廣西司 查律載盜民間犬者計贓以竊盜論等語細釋律意誠以犬爲畜產之一若在主家內或引至門外偷竊自應依律以竊盜論如在曠野漫地被入捉取卽不得謂之竊盜蓋犬自往來曠野與器物之在曠野需人看守者不同乘此就便提取在取者並不知爲何人之畜若有殺傷遽行擅殺定擬非所以慎重人命轉開盜刑之漸檢查舊案並無在曠野

竊犬卽援無人看守之器物定擬者此案蒙勝漢因
楊及梁在村外曠野漫地將伊家狗隻捉住殺死見
而喝罵楊及梁負狗跑逃蒙勝漢取挑追戳致傷楊
及梁右腿肚逾時殞命是楊及梁捉宰狗隻係在村
外曠野非在家內引至門外可比蒙勝漢見而追戳
致斃衡情定讞仍應以鬪殺本律定擬該撫還以楊
及梁偷殺無人看守之犬隻與需人看守之器物相
提並論措詞旣屬不倫引律亦屬未協蒙勝漢應改

依鬪殺律擬絞監候

嘉慶八年說帖

偷牛七隻跑回
三隻以四隻論

盜牛勒贖振流
嘉慶二十年福
建司吳得閣案

山西司 查律載馬牛之類須出園圈乃成爲盜已
成盜者依律以得財科斷又竊盜已行不得財條內
集註云在事主家謂之財入賊手謂之賊賊人棄財
途中而去被他人拾得亦以得財論蓋盜雖未得賊
而事主之財已失矣惟事主拾回方是不得財等語
詳繹律義蓋分別已未成盜之文係專指事主當時
知覺人賊並獲者而言若竊去之後始行查知則應
按事主所失之財爲賊犯所得之賊計算科罪不得
概以成盜爲得財致坐虛賊爲實罪也此案尹亮等

行竊事主扎免牛五隻馬二匹趕至半路牛二隻馬一匹自行跑回是事主扎免實止失去四匹該撫將尹亮等依偷竊牲畜三匹至五匹例分別首從定擬核與集註相符該司援引已成盜者以得財科斷之律改依六匹至九匹例問發似未允當可否照覆仍候

鈞定

乾隆五十四年說帖

蒙古四項牲畜
分別歲口計算

理藩院 咨據庫倫辦事大臣名稱凡有行竊五歲牛隻作為大牛六歲馬匹作為大馬辦理惟駱駝至

幾歲口方作大駝辦理之處請示前來查乾隆五十年十二月會同刑部定擬口外偷羊四隻作大牲口一隻嘉慶九年本院定議牛犢馬駒亦照羊隻辦理奏准載入蒙古律內惟駝隻一項並未分別大小前經行查各處咨報亦未盡一既據請示本院公同商定駝駝歲口仍照馬匹六歲口駝隻作大駝一隻五歲口以內作為小駝駝一隻已於本年題准應行知照等因相應傳知直隸等司抄錄通行各該處

嘉慶十四年山西司說帖○仍查對蒙古則例

偷竊蒙古牲畜
應以一主爲重

理藩院 片商察哈爾都統咨烏舍爾等偷竊趙文
顯馬德良二家牛隻應否各主分計科罪一案查刑
律載竊盜贓以一主爲重又二罪俱發罪各等者從
一科斷各等語又上年十月熱河都統咨拿獲擄搶
匪犯王文成等擬遣請示案內經本部聲明嗣後偷
竊四項牲畜之犯概行遵例刺字等因通行在案是
竊盜各主之贓以一主爲重並從一科斷律文未歸
明晰此案准理藩院片稱烏舍爾等偷竊大牛四隻
小牛三隻係兩事主之畜每事主被竊大牛二隻小

該都統合計大牛四隻科斷似未允協懸否分計定
罪之處並無辦過成案等因到部查事主趙文顯與
馬德良被烏舍爾等各竊大牛二隻罪名相等既據
理藩院聲明蒙古例內並無分晰一主各主之文自
應照刑律從一科斷該都統將首犯烏舍爾發遣湖
廣等省從犯車淋發遣山東等省均未允協烏舍爾
應改依偷竊蒙古四項牲畜一二匹爲首例發山東
等省交驛當差車淋改依爲從鞭一百俱分別刺字
烏舍爾親老准其留養並通行各該處嗣後凡有同

時偷竊各主牲畜照蒙古例定擬之案應以一主爲重並從一科斷以昭畫一仍由理藩院載入蒙古例內以便遵守
嘉慶二十四年直隸司說帖

蒙古賊犯擬遣刺字鞭責免刺

理藩院咨稱先准察哈爾都統咨報台吉濟克莫特夥同貢楚克達什等偷竊馬匹駝隻一案該都統將台吉濟克莫特擬以革去台吉不准開復其貢楚克達什等五人照例擬以鞭責刺字經本院會同刑部核擬將台吉濟克莫特擬革去台吉不准開復其貢楚克達什等照例鞭責發落毋庸刺字等因題准咨

各吉犯竊草退
台吉作為平人
例無刺字明文
毋庸刺字道光
五年熱河咨得
勒根案

行去後今該都統咨稱前於嘉慶二十四年間准刑
部咨凡民人蒙古番子人等偷竊四項牲畜除在內
地犯事照刑例治罪刺字外其在蒙古地方并番地
偷竊應照蒙古例定擬之犯概行遵例各按竊盜本
例刺字以昭畫一等因此案貢楚克達什等擬以鞭
責奉文覆准毋庸刺字嗣後何等竊犯刺字何等毋
庸刺字請候核示前來查本院新定條例內載各案
首從賊犯應發遣者均照例刺字交駙當差應鞭責
者蒙古照例鞭責民人折責發落等語是例意以蒙

古人等向不諳悉刺字且與內地相距遙遠若因微細罪名咨送內地刺字徒勞往返有失柔遠之道是以應鞭責人犯均免其刺字此例業經呈

覽尚未頒行茲准前因相應咨覆該都統即將擬以鞭責之貢楚克達什等照依新定之例毋庸刺字並咨刑

部查照

道光六年案

偷竊蒙古騾驢
應理藩院酌定

熱河都統 咨阿薩爾圖等偷竊馬牛騾請示一案查蒙古偷竊牲畜定例係專指牛馬騾羊四項而言前據直隸總督以蒙古四項牲畜不及騾驢應否

將驪頭照大馬按匹併計驪頭照馬駒折算科斷抑或計贓論罪之處咨請部示當經本部以偷竊蒙古牲畜科罪各條事隸理藩院將原咨送理藩院核辦嗣據理藩院文稱蒙古例內惟有偷竊駝馬牛羊四項牲畜分別口齒大小計匹科罪之條並無偷竊驪驢作何治罪專條亦無偷竊牲畜計贓論罪明文該督咨請偷竊驪驢作何辦理之處本院無憑可稽礙難率覆應仍由刑部酌覆等因咨覆在案茲復據熱河都統咨稱偷竊蒙古牲畜若驪頭照大馬按匹併

父竊得牲畜寄
放他人家內子
聞知糾人往竊
得贓照偷蒙古
牲畜爲從之犯
並不同行但竊
後分贓例係蒙
古鞭九十嘉慶
二十四年熱河
咨阿薩爾圖等
偷馬案

計驢頭照馬駒折算科斷其間首從罪名大關出入
前奉刑部咨送理藩院查議迄今未奉行知應咨請
議覆遵辦等因到部查蒙古偷竊牲畜治罪各條均
應依蒙古例辦理既據理藩院咨稱蒙古例內惟有
偷竊駝馬牛羊四項牲畜計匹科罪之條並無偷竊
騾驢治罪專條亦無偷竊牲畜計贓論罪明文等語
是偷竊騾驢作何辦理之處在理藩院既無例案可
稽在本部更難以臆斷况加減匹數關罪名生死出
入甚至有首從多人同入情實者尤不容輕議更章

應仍將該都統原咨送理藩院核議咨覆該都統遵辦該都統又稱蒙古偷竊等案亦宜隨時變通酌量問擬雖外藩與內地土俗似有不同而究其擾害閭閻本無二致此等積猾之蒙古賊犯可否援照刑律照積匪猾賊例擬發重贖兩廣極邊烟瘴充軍抑或仍照蒙古例計賊科罪或計牲口匹數定擬之處應一併咨請部示等因查蒙古例辦理案件與刑律迥不相同有蒙古例重而刑律輕者亦有蒙古例輕而刑律重者因地制宜不容牽混卽如竊盜一門蒙古

蒙古齊瓦爾知
人偷竊馬匹事
後分得馬二匹
蒙古例無專條
應比照刑例知
竊盜後分賊計
所分賊堆竊盜
爲從論計賊擬
杖嘉慶四年奉
天司說告

例內並無分別初犯再犯三犯科罪及計贓擬以流
徒各罪名卽無從分別已免併計未免併計及流徒
在配逃回釋回按計次數照刑律科以積猾擬軍及
量減擬徒各條且竊盜與搶劫其情節輕重懸殊未
便因民人在蒙古地方有犯搶劫之案應照刑律問
擬卽將有犯竊盜之案概依刑律科斷如果以該處
五方雜處生齒日繁今昔情形不同情重法輕不足
以示懲儆亦應由理藩院詳查例案明立專條奏定
通行本部無憑率覆援照刑律酌量問擬於罪名諸

蒙古家奴逃走
偷竊有印官馬

多參礙應咨送理藩院一併核辦

嘉慶二十三年直隸司說帖

直隸司

查乾隆二十三年軍機大臣會同議覆上

駟院條奏偷竊官馬發往黑龍江爲奴係專指牧丁

偷竊官馬而言其常人偷竊蒙古官馬雖例無專條

向來俱照蒙古偷竊四項牲畜辦理至旗下家奴逃

後行竊向來俱係逃罪重則科逃罪竊罪重則科竊

罪又檢查五十八年直隸司核咨逃奴那旺聽從車

凌棍布行竊蒙古牲畜六匹將那旺除逃罪不議外

照爲從例發湖廣等省在案此案車珠係廂黃旗格

隆阿喇布坦家奴偷竊有印官馬四匹該部統誤照
牧丁之例問擬經該司改依偷竊蒙古四項牲畜本
例辦理自係合法惟原蒙內所引五十九年巴圖倫
竊駟站官馬二匹加一等發湖廣等省一案查巴圖
因偷竊官馬被獲後扭鎖脫逃按犯罪被禁脫逃律
應於本罪上加逃罪二等與現在車琳逃後行竊者
不同車琳一犯應倣照那旺成案除逃罪不議外照
偷竊蒙古牲畜三匹至五匹本例發湖廣等省充軍
毋庸加一等定擬至牧丁偷竊官馬一項應候下屆

偷竊蒙古牲畜
秋審分別賚綏

修例時纂入例冊以便遵辦

嘉慶二年說帖○牧子偷官馬已纂例

山西司

查蒙古例載官員平人夥眾強劫什物未

傷人將起意一人擬絞監候秋審減等赦出時並妻

子僉發河南山東交驛充當苦差又刑例載偷竊蒙

古牲畜三十匹以上不分首從擬絞秋審入實二十

匹以上至三十四匹首從擬絞秋審為首入實為從入

緩十匹至二十匹為首擬絞秋審入實推原例義蒙

古以牲畜為重故偷竊至十匹以上為首即擬絞候

入於情實原屬因地制宜惟強劫什物之案內有搶

得牲畜至十匹以上向來辦理有照強劫什物本例
擬絞秋審卽照例入實者亦有照偷竊牲畜十匹以
上擬絞秋審照例入實者在蒙古地方強劫什物固
未便與內地盜劫同科然較尋常鼠竊爲重其強劫
什物內有牛馬羊隻數多之犯若照強劫什物定擬
秋審不爲分晰概入緩決與偷竊牲畜十匹以上爲
首之犯概入情實者相提並論似覺輕重失倫且刑
律竊盜逾貫無論贓數多寡止將首犯擬絞秋審時
未至五百兩者入於緩決至五百兩以上始入情實

蒙古偷竊馬匹則十匹以上及二十匹以上爲首均擬絞入實三十匹以上不分首從擬絞入實查蒙古馬匹價值總比內地爲輕十匹以上約計不過數十金或百數十金三十匹以上其價亦未必卽至五百兩蒙古素以畜牧爲生定例偷竊至十匹以上擬絞歷久遵循自難遽議更改惟辦理秋審時分別實緩在刑律竊賊一百二十兩以上擬緩五百兩以上入實而蒙古偷馬十匹至二十匹以上首犯卽均擬實三十匹以上卽不分首從入實其出入太覺懸殊未

爲平允應請嗣後偷竊牲畜十匹以上之首犯仍照
向例擬絞監候秋審時擬以緩決爲從亦仍照舊例
擬遣二十匹以上及三十匹以上之首從各犯亦俱
仍照向例擬絞監候秋審時將首犯擬入情實從犯
俱擬緩決其夥眾強劫未傷人之犯如祇係強劫什
物或搶得牲畜在十匹以下者仍照向例擬絞均入
緩決從犯發河南山東等省驛地當差倘什物內搶
有牲畜在十匹以上者卽照刑律二罪並發從其重
者論照偷竊蒙古牲畜例按其匹數分別首從擬以

實緩二十四匹以上從犯本應擬絞入緩秋審減等時
仍照向來章程減發山東河南驛地當差十匹以上
首犯及三十匹以上從犯係由情實改爲緩決未便
與原擬緩決之二十四匹以上從犯一律減發應俟秋
審減等時卽照偷竊牲畜十四匹以上爲從同行分贓
之例發遣雲貴兩廣交驛充當苦差俱毋庸會妻發
配 道光二年八月會同理藩院奏准通行已纂例

嗣於道光三年十一月理藩院奏改新例將搶奪
牲畜在十匹以上者爲首擬斬監候糾夥至十人
以上者無論傷人與否擬斬立決爲從均擬絞監
候秋審時核情定以實緩則強劫什物案內搶有

牲畜者應查照蒙古新例核辦

偷竊蒙古影同
牧放馬四

直隸司 查例載偷竊蒙古牲畜三匹至五匹者首

犯發湖廣福建等省一二匹者首犯發山東河南交

驛充當苦差等語又嘉慶二十五年據察哈爾都統

咨稱蒙古烏舍爾等偷竊趙文顯馬德良家牧放大

牛四隻小牛三隻一案該都統將烏舍爾等所竊各

賊併計科罪經臣部以烏舍爾等所竊之賊計每事

主被竊大牛二隻賊數相同罪名相等蒙古例內既

無併計之文自應照刑律從一科斷並聲明竊入理

藩院則例在案此案張泥兒行竊蒙古泥嗎大馬二匹依拉齊大馬二匹古魯充大馬一匹小馬一匹雖係夥同收放究屬各主之贓與從前烏舍爾等偷竊牛隻之案情事相同依例以一主爲重前據直隸總督審擬將張泥兒所竊牧馬五匹併計論罪依偷竊蒙古牲畜三匹至五匹例擬發湖廣等省交驛當差等因咨部臣等尙未核覆卽據該都統覆行審明改擬具奏並聲明嘉慶二十五年通行將該犯依例以一主爲重等因臣等詳加酌核與例相符應如該都

統所奏張泥兒合依偷竊蒙古牲畜一二匹例發山東河南交驛充當苦差仍面刺竊盜二字所有直隸總督原擬發湖廣等省之處係屬錯誤應毋庸議該犯事犯在道光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清理庶獄

恩旨以前係偷竊牲畜毋庸查辦

道光十二年說帖

盜多羅馬犯時不知刃傷捕人

福建司 查例載盜多羅馬者枷號六個月發邊遠充軍又罪人拒捕如毆所捕人至殘廢篤疾罪在滿徒以上者依律擬以絞候其但係刃傷仍照律加本罪二等間擬各等語此案賊犯霍亮於五更時在熱

河

歷正門西檔木外行竊多羅馬一匹賊經現獲該犯因
營兵馬義安等往拿輒用順帶破鞘鐵劍回毆致鐵
劍透刃傷及馬義安偏左旋經平復查羅亮於偷馬
後用劍拒捕僅係刃傷並去至殘廢篤疾自未便照
拒捕至殘廢篤疾例擬絞研訊該犯偷竊多羅馬固
屬犯時不知追後將係官馬仍敢騎出圍賣賣與知
係多羅馬而偷盜無異卽該犯拒捕時因官兵馬義
安等改裝易服不知係屬官兵而所傷適係應捕之

人應卽以罪人拒捕加等科斷該犯以盜竊匪徒前經另案遞籍時用石毆傷解役逃走復敢在

麗正門外偷竊多羅馬拒傷管兵若僅照盜多羅馬加拒捕罪二等例於本罪邊遠充軍上加二等發極邊烟瘴充軍尙覺輕縱睿亮應從重改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照例刺字仍照本例先行枷號六個月再行發配

嘉慶二十三年說帖

竊海子馮匹
應行查奉宸苑

安徽司

審擬王奎等盜馬宰殺一案

職

等查此案

王奎與陳二屢次偷竊馬匹宰割賣錢分用內王奎

盜牛木罪枷杖
再加逃罪擬徒

聽糾偷竊海子馬騾二次該犯又糾同陳二偷竊海
子馬匹一次查海子係屬官地非民間牧放馬匹之
所該犯等所竊是否官馬應請行查奉宸苑再行分
別辦理

嘉慶十八年說帖

山東司 查律載犯罪事發而逃走於本罪上加二
等等語此案徐明亮糾竊事主南玉墀家牛兩隻被
獲解審因病取保脫逃係事發到官逃走按律應加
二等該撫將該犯僅依盜牛二隻例杖九十枷號三
十五日係屬錯誤應卽更正徐明亮合依盜牛二隻

枷號三十五日杖九十例上加逃罪二等擬杖六十
徒一年雖事犯到官在

恩詔以前惟係竊盜毋庸查辦仍照例刺字充配

道光九年說帖

買贓牛宰殺二
罪相比從重論

北撫咨雷順故買贓牛宰殺將雷順照盜殺例擬

軍該司駁令改擬枷杖並請通行一案奉

諭交館當經

職

等查核該司所擬均屬相符惟雷順一

犯情罪已確請即由本部改擬枷杖毋庸往返駁飭

免致日久淹禁繕具說帖呈覆奉

批果然合例自以直改爲是但細核木案駁改尙是憑

已見獨斷必能查出確切條款方爲妥協等因職等
伏查該司所議均係申明例文惟原例意旨非出自
臆撰外省之錯擬實由誤會所致并查十四年八月
問

盛京刑部咨張天得故買贓牛宰殺將張天得依盜殺

例擬軍亦經本部照例直改枷杖與本案事同一例

似可循照辦理所有雷順一犯仍請由部改擬枷杖

以省拖累

嘉慶十六年疏帖○此案後又駁審改正
通行錄後

扎撫 咨張三兒等行竊牛隻並雷順故買贓牛宰

殺一案緣張三兒先於乾隆五十八年夥竊擬徒恭
逢嘉慶元年

大赦釋放又於五年行竊一次仍照初犯杖責刺臂又於
七年行竊數次照積匪猾賊例量減擬徒刺面限滿
釋回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張三兒會遇張奉張奉
起意糾同張三兒竊得周奇玉家大小水牛二隻一
同趕回途遇雷順問知竊情雷順希圖賤價買回宰
殺賣錢獲利稱欲買去喂養許給價錢六千文張三
兒等應允將牛交給雷順牽回各散次日雷順將兩

牛宰制牛內賣錢花用番將雷順依盜牛殺者枷號
一個月發附近充軍面刺竊盜張三兒於再犯刺面
後復竊應以三犯論雖從前犯案均在十一年正月
初四日

恩旨以前係已經得免併計一次之犯不准再免併計應
依竊盜三犯銀不及十兩例擬流刺字張奉起意盜
牛依盜牛二隻枷號三十五日杖九十刺臂等因本
部詳核案情雷順與張三兒等素未認識張三兒係
屢次破案賊犯該犯一經撞過卽向買受竊賊所買

必不止此一次且張三兒等竊牛行走適在黑夜該犯何以適與撞遇張三兒等亦卽告以竊情將牛賣給顯有窩夥同行情事如果僅止一次故買贓牛宰殺則應與竊盜一體治罪卽應照盜牛本例科斷該撫照實犯盜牛宰殺例擬軍更屬錯誤咨駁去後旋據覆審無異援引擬軍成案將雷順張三兒仍照原擬惟張奉因病取保脫逃將保人許貴照徒罪以下人犯患病保出疎脫者減二等例於張奉枷號三十日杖九十罪上減二等擬以七十咨部本部詳釋

竊主不同行盜
竊得牛隻商同
宰殺照爲從擬
徒其子同竊同
宰亦照爲從論
案載宰殺馬牛
條

例文屠戶將竊盜所偷堪用牲畜不上稅買去宰殺
係指明與竊盜一體治罪並非與盜殺者一律同科
且接買強竊盜賊若馬贏等畜至二頭匹以上不分
初犯再犯例止枷號一個月買賊之人本不與竊盜
同科因其私買宰殺是以與竊盜一體治罪若按照
盜牛木例計隻轉輕於私宰之罪仍各從其重者論
較之接買而不宰殺者辦理已屬從嚴若竟照盜殺
例擬軍不惟與自行盜牛宰殺者無所區別且與盜
牛正賊罪名輕重倒置不足以昭平允今該撫以買

盜牛宰殺爲從
之賊擬徒部議
應照盜殺例加
枷號二十五日
嘉慶二十年貴
州楊再舉案

見人偷牛起意
宰殺分肉

賊私宰與盜牛而殺無異實屬誤會查雷順一犯明
知竊牛收買宰殺應照例與竊盜一體治罪惟盜牛
二隻本例罪止枷號三十五日杖九十轉較宰殺耕
牛爲輕應將雷順改依私宰耕牛初犯例枷號兩個
月杖一百免刺張三兒等情罪相符均應如所咨完
結至該撫查出十三年審擬黎亭獻郭爲成擬軍二
案亦屬舛錯恐該省尙不止此二起應令詳細查明
彙核妥擬報部辦理

嘉慶十六年通行

盛京刑部

咨外結徒犯馬狗子等竊牛二隻趕至關

盜牛宰殺案內
宰分賊之犯

小兒家內聽從關小兒將牛宰殺其分牛肉將馬狗
子馬七十三均照盜牛宰殺爲從減一等例各杖一
百徒三年關小兒明知馬狗子等偷竊牛隻起意宰
殺分肉應照宰殺耕牛例柳號兩個月杖一百

嘉慶二十五年奉天司案

吉林將軍 咨狄萬倉獨竊牛隻起意宰殺應依盜
牛宰殺例枷號一個月發附近充軍宋添桂知情幫
宰牛隻賣肉分錢計賊在一兩以上依知竊盜後而
分賊律擬杖六十

嘉慶二十五年奉天司案

盜牛宰殺聞拿
投首

湖廣司 查例載竊盜自首律該減等擬罪者俱免
刺等語此條係前明舊例經

國朝纂入例內遵行已久今湖廣省王之仁盜牛宰殺
聞拿投首照律減等擬徒該撫聲明依例刺面與例
不符該司改爲免刺係屬照例辦理至竊盜併計次
數科罪律以曾經刺字爲坐王之仁此次旣已免刺
將來如再犯竊自應仍照初犯計贓科斷

乾隆五十三年發帖

盜田野穀麥

違禁私換貂皮
照例不加枷號

行竊行營水參
計賊逾貫應照
盜田野穀麥准
竊盜擬流案載
獄囚脫監及反
獄在逃條奉天
司吳喜

吉林將軍咨奏春私赴赫金地方買換貂皮一案
查例載三姓等處商人違禁攜帶米石什物易換貂
皮於未經交官以前私行換買者查明米不及五十
石什物值銀不及五十兩者杖一百徒三年逾前數
者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安置等語此案夏春借錢
一千吊置辦貨物赴赫金地方買換貂皮是該犯所
置什物值銀已在五十兩以上按例應發雲貴兩廣
烟瘴地方安置該將軍遵照乾隆五十八年民人韓

祥生等私赴赫金偷換貂皮案內欽奉

諭旨將夏春擬以枷號兩個月滿日杖一百發往烟瘴固

屬遵

旨辦理惟欽奉

諭旨業已奏明纂定例文即應照例辦理以免兩歧夏春

一犯應照例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安置到配杖一

百所擬枷號兩個月例內既無明文毋庸枷號

道光六年奉天司說帖

私入園場偷牲
欲封治罪

盛京將軍

奏請將越邊私入園場參山偷牲砍樹及

創定鹿害販賣茸角各犯嚴定科條等因一摺奉

上諭奕灝奏查明圍場情形請更正私入圍場偷牲伐木
條例一摺私入圍場舊例罪名本重嗣因從輕改定奸
匪毫無忌憚著刑部將越邊私入圍場參山偷牲砍樹
及創定鹿害販賣茸角各犯應如何嚴定科條悉心妥
議具奏等因欽此查原奏內稱東邊參官山南北長約
有一千數百里東西寬約有五六百里不等安設卡
倫十七處原爲防守官山緝拿奸匪而設後經奏明
挪移裁汰稽查仍未周密茲陸續查出鹿害共一千

一百餘起拿獲賊匪三百三十餘名誠如

聖諭實屬廢弛已極所獲人犯隨案解部審辦各處鹿窖

派委官兵俱已填墊平安其中有無辜之參入夫影射

舞弊訊有確據立即嚴拿重懲

奴才

更有請者查奉

天圍場在威遠堡邊外東至與本省產參官山接壤

西南至本省邊柵北至吉林東北毗連吉林圍場週

環約有八百餘里原設卡倫七處稽查難周經前任

將軍奏准增添卡倫五處每處官一員領催兵二十

名常川防守每年春夏秋三季復派協領等官輪班

然河都統以私
入園場偷打牲
畜疑徒之犯在
配脫逃復聽從
八圍打牲擬流
擬徒並未盡一
咨請部示部議
如復犯打牲未
得者照已徒而
又犯徒律總徒
四年如復犯打
牲已得者照逃
徒後竊例擬流
道步五年直隸
司馬閻仕案

往巡立法已屬周密牲獸理宜繁多第鹿隻非盡園
場滋生查園場之外有老嶺萬鹿溝並參山等處俱
係牲獸蕃滋之處每於夏季麋鹿脫角麋鹿生崽之
時奔赴園場羣聚恩養鹿隻方可增盛乃奸頑不法
之徒趨利若鶩潛入園場偷打又兼老嶺參山等處
暗設鹿窖陷害希圖茸角厚利是園場已有驚擾而
鹿隻來路又被斷截實堪痛恨竊思此等奸匪有犯
必懲何以啓不畏法人才留心體察始知舊例私入

園場者罪名較重雖有干犯為數無幾嗣因罪名從

入園打牲已得
擄徒留養後復
聽從入園打牲
按再犯罪應擬
遣係爲從減一
等仍應擬徒道
光六年直督咨
梁義案

輕改定是以奸匪時常偷竊卽或被獲到官僅以採
菜爲詞堅不承認偷打牲畜詭計多端倖脫法網者
不一而足若不及時調劑實屬情重法輕應請從重
酌議治罪專條等因_臣等查私入園場盜砍木植偷
打牲畜之例係乾隆二十七八等年纂定彼時偷盜
木植牲畜係按計所犯次數分別發往烏魯木齊種
地爲奴迨後節次奏改有將初犯問擬杖徒再犯三
犯分別發遣當差爲奴者有將偷竊木植五百觔以
上牲畜十隻問擬流遣五百觔以下卽問擬杖徒者

偷打牲畜擬徒
之犯並未八圍
毋庸刺字道光
三年奉李八圍
擬徒冊內譚王
直隸司案

其間或更新例或復舊章輕重互有參差總之專計
次數定罪則每嫌賊多者罪輕輕賊微者罪轉重專
計賊數定罪則嫌偶犯者罪已重屢犯者罪尙輕條
例愈改愈繁而於該處辦理情形究無裨益茲據該
將軍奏請將越邊私入圍場參山偷打麋鹿創挖鹿
窖盜砍樹株及販賣茸角各犯從重酌議治罪專條
等因係爲整飭圍場起見臣等公同詳核此等奸徒
肆意牟利或屢懲屢犯或聚積多賊實屬目無法紀
若照現行條例因係初犯僅擬杖徒洵覺法輕情重

入園檢拾鹿角
之犯比照偷竊
野雞等項擬以
柳杖刺盜園場
字樣道光四年
直隸司常有等
案

然此中亦有附近小民貪圖微利偶爾偷竊木植牲
畜爲數無多於園場情形不甚妨礙照例擬徒已足
蔽辜若一概問擬軍遣又覺法重情輕伏思立法貴
得其平庶匪徒知所懲儆而小民亦無虞苦累應卽
斟酌修改務使寬嚴各當并酌歸簡易以資遵守再
查太蘭等處偷竊園場條例既須修改則察哈爾扎
薩克旗下蒙古偷竊園場事同一例應卽一併改定
各犯罪名既經加重而該處兵丁有看守專責者其
故縱及失察罪名亦應於舊例略爲加重現在新疆

熱河圍場間散
蒙古與察哈爾
及北薩克蒙古
不同應照旗人
一例開擬道光
六年直隸司熱
河都統谷雙喜
入圍打牲畜

等處停止發遣人犯應量爲改發以分等差應請嗣
後私入太蘭等處圍場及南苑偷竊菜蔬柴草野雞
等項者初犯枷號一個月再犯枷號兩個月三犯枷
號三個月滿日各杖一百若盜砍木植偷打牲畜者
初犯杖一百徒三年再犯三犯及雖係初犯而偷竊
木植至五百觔以上牲畜至十隻以上或身爲財主
雇倩多人者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爲從及偷竊
未得者各減爲首及已得一等販賣者又減一等旗
人有犯銷除旗檔照民人一體辦理兵丁有犯俱先

插箭遊示照此例加一等治罪受賄故縱者與犯同
罪失察者杖一百再犯折責革任該管員弁失於覺
察交部議處察哈爾及扎薩克旗下蒙古私入圍場
盜砍木植偷打牲畜亦照此例辦理蒙古人犯應擬
徒罪者照例折枷應充軍者發遣湖廣福建江西浙
江江南交驛充當苦差以上盜圍場人犯均而刺盜
圍場字樣偷盜未得之犯均而刺私入圍場字樣其
每年有無賊犯偷入圍場之處該總管於五月內熱
河亦於六月內循例具奏似此嚴立科條則弁兵益

粵東地方盜案
官煤

梁山盜掘鐵砂
私煎鐵筋拒捕

承領參票私帶
役偷創

知加意防範而匪徒亦咸知儆畏矣道光七年通行已纂例

廣東撫 咨蔡忻淑等聽從盜挖官煤計贓逾貫應
比照盜掘礦砂計贓准竊盜罪止滿流例為從減一
等擬杖一百徒三年嘉慶二十二年案

浙撫 咨范汝澤在梁山盜掘鐵砂私煎鐵筋差拿
拒捕應比照盜掘礦砂在山洞捉獲持仗拒捕不論
人數砂數多寡例擬發邊遠充軍嘉慶二十二年案

盛京將軍 咨拿獲創參人犯案內之李有係承領參
票不遵票額多雇創夫偷越出邊創參並供給私行

偷竊園場草木
牲畜各不併計

竈參之周克顯等口米核與未領參票身充財主雇
人偷創者有問李石應於偷創人參參數未至五十
兩擬軍例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三年奉天
司案

直隸司 查例載私入園場偷竊菜蔬柴草野雞等

項者初犯枷號一個月再犯枷號兩個月三犯枷號

三個月各杖一百若盜砍木植偷打牲畜初犯杖一

百徒三年再犯三犯俱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等

語至初犯偷竊菜蔬等項再犯打牲砍木及初犯打

牲砍木再犯偷竊菜蔬等項例無加重治罪明文茲

據該都統以此等案件並未恭逢

恩旨查辦自應併計問擬是否卽照打牲砍木例再犯擬
軍卹應另行酌量加等擬罪咨部示覆等因查私入
園場偷竊菜蔬等項及盜砍木植偷打牲畜例內雖
均有分別初犯再犯三犯科斷之文惟一則罪止枷
杖一則罪止軍徒輕重各不相侔豈容率合併計致
滋膠轕卽如搶奪之與竊盜同應併計次數科罪而
一次犯搶一次犯竊不聞照再犯竊盜例科以枷杖
二次犯竊一次犯搶亦不聞照三犯搶奪例擬以絞

決比類叅觀則先犯偷竊菜蔬等項復犯打牲砍木
自應仍以初犯打牲砍木論先犯打牲砍木復犯偷
竊菜蔬等項自應仍以初犯偷竊菜蔬等項論所有
該都統咨請照打牲砍木再犯例擬軍及酌量加等
之處應毋庸議

道光十二年說帖

偷竊柴草故殺
事主擬斬監候

黑龍江將軍 咨濟住兒偷竊柴草勒死事主幅明
應否照竊盜臨時拒殺事主擬斬立決抑照罪人拒
捕殺人問擬斬候咨請部示等因查律載盜山野柴
草木石之類准竊盜論免刺註云有拒捕依罪人拒

捕等語此條另載盜田野穀麥門內律註旣云攸罪人拒捕則無論是否盜所臨時均應依非人殺所捕人律罪止斬候以非實犯竊盜故不與竊盜同科拒捕之罪若實犯竊盜臨時盜所拒殺事主擬斬立決被追圖脫拒殺事主擬斬監候之例載在強盜門內罪有等差故例亦各從其類至拒捕謀故殺事主首從各犯本部曾於十二年議覆廣東省周亞敬案內聲明嗣後凡遇搶竊得財致死事主之家悉照拒捕殺人本例辦理等因通行在案此案濟住兒因偷竊

盜田野穀麥拒捕
依罪人拒捕

幅明割存柴草被幅明瞥見斥罵按地跪歷該犯掙
不脫身情急將其揪住倒地復因被毆懷恨起意故
殺斃命是該犯係因竊取柴草拒殺事主自應照律
依罪人拒捕論未便與實犯竊盜臨時拒殺事主之
案同擬斬決該司議令依罪人拒捕殺人本律問擬
斬候與律相符應請照辦

嘉慶二十一年奉天司說帖

蘇撫 咨盜田野穀麥拒捕刃傷之案應否照律依
罪人拒捕於本罪加等科斷抑照竊盜拒捕問擬名
請部示等因查竊盜拒捕分別臨時圖就治罪之例

載在強盜門內罪人拒捕刃傷加等折傷以上分別
是否滿徒治罪之例載在罪人拒捕門內至竊盜例
內載明依罪人拒捕者卽無論是否傷係事主總依
罪人拒捕例內分別刃傷加等折傷是否罪在滿徒
以上按律科罪蓋同一竊盜罪既有實犯與在之分
則傷罪卽有應死應罪止之別實犯竊盜者如有拒
捕應依竊盜拒捕例定罪若數麥菜果等物植於曠
野及無人看守之物愚民見小乘便攫取最爲易犯
盜之者旣得准竊盜免刺則拒捕者卽不得與實犯

竊盜之案並論且本條律內註明有拒捕依罪人拒捕設有刃傷自應照律加本罪二等卽折傷以上亦應視其傷罪已在滿徒以上方擬絞候並非概擬絞首律例分晰甚明應令該撫詳查律例分別遵辦

嘉慶二十年通行

私行偷放他人
車灌公共田水

廣東撫一咨查粵省各屬民間灌溉田畝多不盡藉池塘渠堰或有山水天泉彼此田畝毗連應行上流下灌或有公共溝渠各用工力車灌滋蔭不過中築田塍區分界限此等偶有私行偷放爭毆釀命者亦

設死強制田禾
之人以擅殺論
案載罪人拒捕
係

事所常有伏查定例所指自用工力挑築他塘渠堰
蓄水以備灌田此係一人私有之水如被他人竊放
自應依例按其所灌田禾畝數照侵占他人田畝治
罪如有拒捕依罪人拒捕科斷至格殺一條例內雖
未指出亦已包在拒捕之內自可遵照辦理惟其中
有木係山水天泉彼此公共溝渠自用工力車灌在
田並非倚强多占此水在溝渠則爲公共在田內則
爲已有遇有私放爭毆以及拒捕格殺等事亦似應
援照定例以竊盜定擬但例內止言自築池塘渠堰

未及車灌田水而田水一項又有上下流灌及公築
田塍之下不同若不明示區別辦理卽多歧誤嗣後
如田畝上下毗連下面之田向係從上面田內引水
灌溉不過有公共田塍分其田塍分別界址需水之
際上下或有堵決爭競以及公共溝渠彼此或有恃
強多占 毆釀命此係爭論公共之水自難以竊盜
科斷至溝渠本係公共向來彼此輪日車取或同時
各田有貪圖安逸將他人田內積水私行決放利己
損人甚至攔阻逞兇拒捕格殺此等案件應否

偷放用工挑築池塘築堰之水一律辦理咨請部示
等因查竊放他人山水遇有殺傷計訟應照侵占田
畝及擅殺罪人並分別會否拒捕定擬之案例內專
指自築塘堰而不及費用工力車灌公共溝渠蓄水
者誠以物各有主所有塘堰既係白費工力挑築則
塘內之水實屬已有以並無水分之人偷吃他人費
力蓄積之水情同竊盜故定以罪人利斷至於公共
溝渠或係上流下接或係彼此分灌輪日遞車或同
時各田片屬同有水分之家均應按照公議鄉規約

勾引灌如有貪圖安逸不肯自用工力赴公渠車碾
將他人田內積水私行決放甚至攔阻逞兇致成命
案此等遊惰之人損人利己固屬法所必懲但其中
情形不一如公渠之水已盡上流之水已絕則先灌
者本有恃強多占之事後決者亦不得責以貪安偷
放之情蓋此等公渠及上流下接之水本非挑築池
塘渠堰可比自不便執一而斷惟在地方官隨案詳
悉履勘細鞠起數確情驗公水之有無定決放之由
直各按本律分別辦理不必添設多條轉致隔礙臆

噫死■埂放水
之人

有該撫聲請私放他人車灌公共田水概照偷放用

工挑築塘堰一律辦理之處應毋庸議

乾隆五十四年說帖

安撫題李長春毆死空埂竊放田水之李庭年一

案查農務以耕鑿為先而民田尤藉水源為養如輪

應車灌公塘之水被死者爭先車灌或被堵住公共

水溝獨灌已地似此起釁因而毆斃人命者自不得

以擅殺罪人論若各自費用工本車戽入田或已力

自築溝塘蓄水灌溉所蓄之水被人竊放較之被竊

財物更為切膚故定例竊放田水之犯如被應捕之

人殺死依擅殺罪人問擬卷查嘉慶十八年湖北省
林理添毆死乞墳放田水之林峒棟一案又二十年
浙江省鄭有貴毆死私開新喇叭放田水之朱士斌
一案又二十一年安徽省方社幅毆死開乞田塍竊
放田水之方社南一案均依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
題結在案此案李長春之父李超見李庭年用刀擡
乞田塍開溝放水向阻爭罵被李庭年刀傷左耳該
犯攜橫木趨護毆傷李庭年左手腕等處逃跑因被
迫趕該犯拾木推毆傷李庭年右肱肘等處殞命查

竊放他人車馬
公水爭毆斃命

李庭年私自掘挖田埂開溝放水竊灌已田所放之
水是公是竊未據聲叙明晰該省率將該犯候關殺
律擬絞監候實未允協該司駁令覆審詳叙妥擬係
屬按例辦理應請照辦

嘉慶二十二年說帖

廣西撫 題梁秉芥竊放曾誠周山水殺死曾誠周
一案查例載民間農田如有於已業地內費用工力
挑築池塘陂蓄之水無論業主已未車馬入田而他
人擅自竊放以灌已田有拒捕者依律以罪人拒捕
科斷若於公其築成渠堰及於公其地內挑築池塘

占爲已業者如有殺傷仍各分別謀故關毆定擬等語是竊放出水之案以是否已業公地爲罪名之輕重歷係如此辦理此案梁秉芥田畝與曾誠周地畝毗連曾田在上梁田在下向在田旁河岸名自築壩車水灌溉嗣梁秉芥因車壩壞爛前往修築見已田乾涸曾誠周田內積水充滿卽用鐵鋤挖開曾誠周田基放水灌入已田曾誠周見而趕阻並用禾鎗戳傷梁秉芥右臙朋梁秉芥舉鋤回毆致傷曾誠周偏左等處殞命詳核原題供招並據勘明曾姓田基挖

開一口如果勘訊屬實是田旁河水雖係公共而曾姓將河水車入已田則已自費工力梁秉芥將會姓田內業經車戽之水空放不能不以竊放他人田水論因此將會誠周毆死自應以拒捕殺人定擬惟細核案情河爲公共之河其水卽爲兩家公共車戽之水梁姓車壩壞爛勢不能坐視田禾之乾涸而待車壩之修復其欲車河水入伊田內勢不得不借會姓之車壩空會姓之田坎引水以灌已田如果該犯不向死者言明輒行私自空放則是利己之業損人之

禾其拒捕之罪自不可追若係借用車壩過水曾向死者商量不允因而爭鬪釀命其竊放既屬有因則其互鬪之情卽有可恕種種情節關係緊要未據詳訊聲叙輒以梁乘芥空放田水係輕罪不議率將該犯依其毆律擬絞監候情罪不相符合案關斬絞出入似應駁令覆審妥擬至該司所查上年該省盛燈然一案係兩家公共水壩分東北兩溝引灌因死者堵伊東壩致溝水不能入伊田內爭鬪起釁致斃人命其所引之水係在公共壩內並非自田內竊出是

已山被淹達營
築壩致斃人命

以仍照凡圖科罪與此案情節迥殊合併聲明

嘉慶二十三年說帖

安徽司 查例載民間農田如於已業挑築池塘蓄
水他人擅自竊放有拒捕者依罪人拒捕科斷若於
公共江河川澤不得濫引此例如有殺傷者仍分別
謀故關毆定擬等語今安徽谷潯山縣民張昇和等
違斷築壩懷民陳名立往阻被李云從戮傷後抽風
身死並谷產施放鳥鎗致傷犬焰彩等一案細閱案
情潛懷兩邑連界官河經官斷禁築壩潯邑民人張

開
卷
三
三
建
築
壩
河
築
壩
希
國
洞
山
地
飲
迫
經
官
差
督
折
光
致
聚
眾
毆
差
比
照
沙
民
聚
眾
抗
官
量
減
擬
流
案
載
白
晝
搶
奪
條
山
西
省
張
建
山

昇和因田畝常被淹浸復糾約謝思洪等築壩懷邑
民人陳名立與吳焰彩等瞥見往阻致相爭毆陳名
立被在逃之潛民李云從截傷後抽風身死吳焰彩
等亦被潛民谷產放鎗致傷該省將現獲幫毆助勢
之謝思洪等照餘人律擬杖咨部該司以李云從等
違斷築壩貽害鄰田與故決河防者相同卽係罪人
陳名立恐淹壞田畝前往攔阻卽屬應捕之人駁令
照罪人拒捕殺人科斷_職等公同詳核查李云從等
逞斷築壩貽害鄰田固屬損人利己惟所築之壩係

在官河並非陳名立等已業陳名立等即因恐妨田禾亦止應控官究辦不得謂係應捕之人况例內於公其江河川澤尙不得依罪人拒捕科斷則在官河築壩致死攔阻之鄰邑民人更未便照罪人拒捕定擬且擅殺罪人及罪人拒捕例內各有專條若非例內載明即不得率行牽引致啓流弊此案該省照其嚴律辦理尙屬允協自可毋庸議駁應請交司照覆

嘉慶十六年說帖

親屬相盜

搶奪服婦牛隻致令窘迫自盡

安撫 咨陳志爽等搶奪堂叔母陳氏牛隻致氏窘迫自盡一案此案陳志爽因路過降服總麻服婦陳氏手牽牛隻起意搶奪隨糾同無服族弟陳守欄上前將牛搶奪而逸陳氏追捕無及回家聲言欲與陳志爽等拚命卽用刀自行割傷額顙經人奪刀勸慰詎陳氏憂忿莫釋投繯殞命查陳志爽因搶奪牛隻致總麻服婦陳氏窘迫自盡雖例無治罪明文惟親屬無搶奪之文按例應依恐嚇取財論而恐嚇取財

毆傷行竊族祖
成廢致令自盡

律內卑幼犯尊長既與凡人同科計賊匪竊盜加一
等則卑幼搶奪後致尊長窘迫自盡自應比照凡人
竊盜致事主窘迫自盡例加等問擬該省將陳志爽
比照竊盜逃走事主失財窘迫自盡滿徒例上加一
等杖一百流二千里陳守惻依爲從律減等擬徒均
照律免刺情罪允協應請照覆

道光六年說帖

晉撫 咨孫倫元因竊鋸孫守智樹枝被毆後自縊
身死一案查孫守智係孫倫元無服族孫因孫倫元
竊鋸樹枝該犯用棗木鐵鋸鉤背毆傷孫倫元右胸

狀并贖朋偏裏骨折嗣孫倫元因行需被毆無顏做人羞愧自縊身死^職等查孫倫元身死之處係行竊敗露輕生自盡與人無尤惟孫倫元係孫守智無服族祖尊卑名分猶存該撫將該犯依折傷成廢滿徒律上加一等擬杖一百流二千里與律相符應請照覆奉

批竊因尊長犯竊所致應令再行查核等因遵查親有養贍之義故相盜律內得以服制遞減免刺若有殺傷仍以本律從其重者論所以輕竊盜而重殺傷也

職等檢查並無辦過此等成案公同酌核應請仍照前議照覆奉

批既無成案只可照覆

嘉慶元年說帖

行竊總麻表兄之妻強姦未成

廣東撫 題賊犯李適厚糾竊事主謝何氏家銀物強姦謝何氏未成一案查律載本宗外姻親屬相盜盜總麻減二等無服之親減一等又例載親屬相盜除本宗五服以外俱照無服之親定擬外其外加尊長親屬相盜惟律圖內載明者方准照律減等此外不得濫引又服圖內載母舅之子總麻姑之子總麻又

旁註妻爲夫外親服降一等又例載因竊盜而強姦
人婦女未成者絞監候各等語此案李邁厚糾竊謝
何氏家銀物謝何氏係該犯姑舅表兄謝十長之妻
該犯與謝十長服屬總麻謝何氏降服一等與該犯
卽無服制服圖內旣未載明無服字樣核與外如照
律減等之例不符是該犯行竊謝何氏家木應照凡
盜科罪其因盜而姦卽與凡盜強姦無異該省將李
邁厚依因竊盜而強姦人婦女未成例擬絞尙屬允
協應請照覆

道光六年說帖

外姻親屬相盜
應照服圖定例

妻之兄弟雖律
圖載明無服惟
係平等之親並
無尊卑之分相
犯強盜應照凡
論案載強盜條

安撫題盜犯林正宗等行劫陳公遇家一案將林
正宗江彥昭均依強盜已行得財律擬斬立決再查
乾隆五年前撫題阜陽縣盜犯張傳等行劫張陞家
一案內有夥盜季元係事主張陞之妻季氏無服族
兄將季元照外姻無服尊長犯卑幼減等擬流在案
今盜犯林正宗係事主陳公遇之妻林氏總庶服叔
則係陳公遇外姻無服尊長與季元之案情罪相同
統聽部議等因查本宗外姻尊長親屬相盜雖無服
之親律得減一等科罪但按照服制圖所載妻之總

廣西省馬元增
係事主朱振姑
母之孫律圖內
載明無服係素
有周恤計賊滿
貫應按凡盜擬
絞嘉慶二年說
帖

刑案匯覽

麻服叔並不在圖載妻黨無服親之內此案登首林
正宗未便援律減等該撫請照無服尊長減流之處
毋庸議等更有請者刑名案件以服制為重凡本
宗外姻尊卑服制律圖所載者固屬明晰惟無服親
屬則有載八圖中者亦有未經開載者雖圖所不載
皆係極疎極遠但既有親誼即不得不名為無服之
親刑名衙門因泥於律內無服之親減等一語於是
於圖所不載概得推原定擬是以從前張陞案內夥
盜季元緣係事主妻之無服族兄亦得援律議減也

伏思三黨內無服尊長數不勝紀若不明立界限任意推廣於法未免寬縱在本宗五服以外皆爲袒免之親自應均照無服親屬定擬若外姻親屬原與同姓有分旣爲圖所不載卽毋庸更爲置議臣部現在辦理章程盜案內遇有關涉外姻者一以服制圖爲斷應請嗣後除本宗五服以外俱照無服之親定三外其外姻尊長親屬相盜惟律圖內載明無服字止者方准照律減等此外不得一概援引等因乾隆十

三年九月十二日題十七日奉

無服卑幼經管
財物肆竊貽累

旨林正宗江彥昭俱著卽處斬餘依議欽此

照通行錄

江督 奏 溧水縣貢生陶宇春開張典鋪令無服族姪孫陶仁廣店夥周記爽同管首飾陶仁慶經手當物失記登號周記爽將其責罵陶仁慶不服起意竊貨潛逃卽竊取金珠銀兩逃往湖北荊州陶宇春等四路尋訪尙未呈報該處村民因陶仁廣驟然無蹤訛傳在興自縊嗣該縣陳璜因公下鄉風聞其事以事關命案虛實均應查究遂回署傳訊周記爽供指陶仁廣竊物逃走不知下落並非縊死陳璜以周記

爽既同管首帥若果陶仁廣竊取多贓正應報官以脫干係乃隱匿不報已屬可疑且陶仁廣即使在逃必有蹤跡可尋何致竟無下落恐自縊之說不爲無因當加詰訊周記爽剖辯不明陳璜隨將周記爽套夾訊問周記爽畏刑混供縊死陳璜追問屍身周記爽混指萌明太等掩埋及查提萌明太等質訊又已畏累逃避陳璜愈疑自縊屬實復提陶仁廣之兄陶仁慶並工人芮紅柱等質訊因不能指出陶仁廣實在蹤跡屍身又無著落供涉游移遂將陶仁慶芮紅

杜掌責監鍊未得實供正在確訪問適陶宇春遣人
尋至荊州將陶仁廣尋獲臬府審認計贓三百六十
九兩將陶仁廣依竊盜贓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無服
之親減一等擬流知縣陳璜革職毋庸議等因乾隆
五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奉

上諭書麟等奏審擬涇水縣知縣陳璜於縣民陶仁廣在
無服族叔祖陶宇春典鋪內爲夥竊物潛逃該縣將陶
仁廣之兄陶仁慶及同典之周記爽輒用刑求一案將
陶仁廣依竊盜贓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無服之親減一

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陳瑛訊無嚇詐故勘情事已經
叅革應毋庸議所擬均未允當夫律設大法理順人情
親屬相盜較之尋常竊盜得邀未減者原因孝友睦姻
任恤之道本應矜恤如果嫡近卑幼貪之不能自存而
尊長置之膜外其卑幼因而竊取財物者律以親屬相
盜免議之例情屬可原自應未減其罪今陶仁廣係陶
宇春無服族姪孫支屬甚遠陶宇春令其在典管理首
飾並非素無照應者可比乃陶仁廣輒敢竊取金珠銀
兩潛逃楚省以致同典商夥周記瓊及伊胞兄陶仁慶

均板嚴刑况村鎮典鋪資本不過千餘金而陶仁廣所竊估賊竟至三百餘兩致累陶宇春照數賠補又遭訟累中人之產不因此而蕩盡耶此而尙得照律減流其何以懲竊盜而安善良嗣後親屬相盜五服以內者應照律末減其五服以外而賊數逾貫者仍應按律問擬絞候但念其究屬本支秋審時入於免勾情理實當所有陶仁廣一犯卽應照此辦理蓋明刑所以弼教朕之所以從嚴辦理者正恐愚民無知恃有親屬誡減之條肆意攘竊如陶仁廣之賊數逾貫累及尊長受刑並至

破家不得加重懲治以正維持孝友睦姻任恤之道
而定擬絞罪後秋審時復予免勾是於懲創姦宄之中
仍不失孝友睦姻任恤之義原情法兩得其平若刑部
將期功總麻以及無服相盜之案另行分別等差並按
照賊數妥議具奏不得仍照舊例概予減等免議至該
縣陳璜於陶宇春被竊一案事主並未控告到案而該
縣以無據風聞輒將無辜之陶仁慶及周記爽夢寧刑
求自囚陶宇春係開設典鋪之人意圖訛索情節顯然
該督撫摺內所稱以事干人命跡涉可疑是以該縣用

卑幼行竊案賊
同脫拒殺總兄

刑訊問實無嚇詐故勘等語不過曲爲開脫殊不可信

此等貪酷劣員僅予革職不足蔽辜陳瑛著發往軍臺

効力贖罪等因欽此當經部議將陶仁廣改爲擬絞監

候秋審入於緩決

所見集案○乾隆六十年纂例嘉慶六年修定至今遵行

河撫題杜老刁與萬光劉成遇道貧難該犯稔知

總麻服兄杜景華家道殷實起意行竊萬光等允從

是夜同夥三人潛至事主杜勇標門首劉成在外接

賊杜老刁與萬光爬牆進院杜老刁撥開屋門與萬

光進內竊得衣服用被單口袋包裹攜放門首杜老

子起意強劫父財盜賊入室擊斃盜臨時勒死事主將幫援之子凌遲先行正法夥盜照強盜殺人斬梟此等重案何少拘泥請部核覆應先行正法嗣後照此辦理等因嘉慶九年江蘇省康淮奏案通行

刁復進房竊得包袱杜景華驚覺起捕萬光先由原路逸出與劉成先逃杜老刁跑至大門掠棄賊物欲開頭門逃走因門有暗樞拙拔不開被杜景華追及揪住髮辮往下擒按杜老刁掙不脫身拔刀嚇截致傷杜景華左眼胞腮頰項頸手心杜景華扭住不放杜老刁慮人幫捕情急圖脫又扎傷杜景華左肋釋手倒地殞命訊非護賊格鬪查杜老刁因行竊拒傷總麻服兄杜景華身死與竊盜圖脫拒殺事主罪名相等自應從一科斷將杜老刁依毆木宗總麻兄死

者律擬斬監候等因嘉慶八年三月初六日奉

旨此案杜老刁起意糾約同夥向總麻服兄杜景華家行竊已屬不法迨杜景華追拏時該犯輒用刀嚇戮多傷復因杜景華扭住不放情急圖脫將杜景華扎傷左肋倒地殞命尤屬兇惡刑部尚擬斬候固屬按律辦理但該犯先經犯竊復拒傷總麻服兄身死案關服制將來秋審時亦必爭勾毋庸久羈囹圄杜老刁著卽處斬餘依議嗣後刑部遇有此等拒捕斃命又關總麻服制之犯按律問擬斬候仍請旨卽行正法不必待至秋審辦

偷竊母婢衣服
之後故殺事主

理著爲令欽此

通行

蘇撫題蔣汝才砍死嚴于氏一案緣蔣汝才係嚴
于氏胞妹之子服屬小功于氏年逾八十無所倚靠
經族人給以田畝銀兩託交蔣汝才領養蔣汝才乘
空將于氏送終衣服偷竊藏放已箱假意喊賊于氏
不信候蔣汝才外出搜獲原贓迨後回家被于氏辱
罵蔣汝才氣忿頭起殺機砍傷于氏殞命將該犯依
故殺外姘小功尊屬律擬斬監候具題查蔣汝才欺
于氏年邁既竊其衣復戕其命兇惡已極原情定罪

親屬搶竊殺傷
不得照擅殺論

實與竊賊臨時殺死事王者相同該撫僅依故殺外
姻小功尊屬律擬以斬候是但論其殺死之罪而不
究其忿殺之由殊未允協駁令妥擬去後旋據遵駁
將蔣汝才改照竊盜臨時拒捕殺人律擬斬立決

乾隆二十五年題准案○照駁案彙鈔錄

廣東撫 咨張四財勒死大功堂弟張開言一案前
將張四財依故殺同堂大功弟律擬絞監候審題聽
候部覆在案茲查嘉慶十六年本省審辦鄧杜氏因
夫之總麻服姪孫鄧建則偷竊伊家布被邀同夫弟

鄧其祿等將鄧建則捆縛其毆鄧杜氏下手傷重致
死原擬將鄧杜氏照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奉部以
鄧建則係鄧杜氏有服卑幼應照律以服制科斷將
鄧杜氏改依妻毆傷卑屬與夫毆同至死者絞監候
律擬絞監候等因遵照在案是卑幼行竊被有服尊
長致死應仍按服制科罪不能援引擅殺之條業經
奉部駁改有案實屬確有依據惟現在奉准山東巡
撫咨解韓奇毆傷小功堂弟韓錦身死並楊五桂等
搶奪韓奇家牛馬案內人犯劉嗎小一名赴與安置

查核審辦原咨該犯韓奇因小功堂弟韓錦糾搶伊家牛馬致被該犯毆傷身死將該犯韓奇審依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鬪殺論尊長毆小功卑幼至死律擬絞監候奉部照擬核覆是親屬相盜被尊長殺死現既有援照擅殺定擬之新案則前辦張四財一犯應請改照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鬪殺論毆殺同堂大功弟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等因查律載各居親屬相盜財物若有殺傷者各以殺傷尊長卑幼論又毆同堂大功弟故殺者絞監候各等語是各居親

妾偷竊正妻銀
兩計賊照卑幼
私擅用財律科
斷江西省魯中
拐帶汪氏案賊
畧人畧賣人條

屬相盜尊長與卑幼互有殺傷律應各按服制以殺
傷尊長卑幼木律科斷誠以各居親屬雖不同財而
誼屬親親故不與凡人殺傷竊賊者並論律義至爲
明晰此案張四財因各居大功堂弟張開言行竊伊
家財物將張開言有心勒斃先據該撫將張四財依
故殺同堂大功弟律擬絞監候具題本部查核與律
相符正王核題問今據該撫以接准山東省解配軍
犯案內韓奇毆傷搶奪伊家牛馬之小功服弟韓錦
身死係照擅殺定擬請將張四財改擬滿流咨部本

部查各居親屬相盜如尊長行竊卑幼財物被卑幼殺傷或卑幼行竊尊長財物被尊長殺傷律應各按服制以殺傷尊長卑幼本律科斷與平人殺傷竊賊應照擅殺傷定擬者不同至親屬無搶奪之文比依恐嚇取財科斷以卑犯尊計賊准竊盜論加一等以尊犯卑依親屬相盜論其互有殺傷律內雖無各按服制定擬明文但尊長搶奪卑幼財物既依親屬相盜若有殺傷自應依親屬相盜殺傷之律以服制問擬以彼證此則卑幼搶奪尊長財物若有殺傷自亦

應以服制科斷不照凡人擅殺定擬明矣檢查歷年
辦過成案凡有服卑幼行竊尊長財物被尊長致斃
均係照服制科斷不照擅殺定擬其山東韓奇之案
前據該省將韓奇依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鬪殺
論尊長毆小功卑幼至死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本
部以該省所引擅殺以鬪殺論之律與毆死小功卑
幼之例同一擬絞罪名無關出入是以未經更正照
擬題覆究非通行定例不應援以爲據除將張四財
仍照該撫原擬絞候另行題覆外其咨請改照擅殺

擬疏之處應毋庸議再該省既經誤會相應通行各省嗣後各居親屬相盜如尊長搶竊卑幼財物被卑幼殺傷或卑幼搶竊尊長財物被尊長殺傷者均各按服制以殺傷尊長卑幼本律論罪不得照平人以擅殺傷科斷

道光三年說帖○成案錄後

嘉慶十三年福建省咨黃客因大功弟黃林竊伊園內地瓜瞥見喝罵被黃林回罵舉拳向毆伊用刀嚇砍適傷黃林身死將黃客依毆殺同堂大功弟

律擬流○又四川省題陳玉林因期親胞姪陳均

遠童養年甫十三之妻周氏竊伊葫豆瞥見鄰
周氏致斃將陳玉林依期親以下尊長毆卑幼之
婦致死律絞候○又福建省題雷燦因總麻服弟
雷添生盜砍伊山內松枝經伊子雷燕瞥見喊捕
被雷添生拒傷雷燦知覺糾人共毆雷添生致斃
將雷燦依毆總麻卑幼至死律絞候○又廣西省
題熊昌達因小功外甥李五舉竊伊物件並被拒
傷起意將李五舉推落水塘淹斃將熊昌達依外
姪尊長毆小功卑幼至死故殺亦絞律擬絞監候

又嘉慶十七年雲南省題郭倖舞因大功服弟郭倖
岐倫伊田內竄立捆縛欲行送究郭倖岐聲言將
來殺害該犯起意致死將郭倖岐關禁餓斃將郭
倖舞依故殺同堂大功弟律擬絞監候

又道光二年山西省題張舍舍因總麻服姪張宗城
竊伊錢物查知糾人共毆張宗城致斃將張舍舍
依本宗總麻尊長毆卑幼致死律絞候口又廣西
省題黃秀升因總麻服弟黃秀綱竊伊雞鴨復竊
鄰人伍泳豐烟葉糾同伍泳豐等共毆黃秀綱致

親屬搶竊殺傷
分別尊卑科斷

斃將黃秀升依本宗尊長毆總麻卑幼至死律絞
候

廣西撫題藍庭芳因在逃之總麻服兄藍庭林以
青黃不接向該犯借取穀石未允藍庭林斥其刻薄
爭論而散藍庭林懷忿糾同藍宜及藍亞六等五人
偕往穀倉搶穀二石藍宜落後被該犯藍庭芳等趕
上毆傷身死查已死藍宜係藍庭芳無服族兄其聽
從搶奪穀石係親屬犯搶奪尊長犯卑幼以親屬相
盜論該犯藍庭芳下手傷重將藍宜毆傷斃命自應

仍按服制問擬將藍庭芳依同姓服盡親屬相毆至
死以凡論共毆人致死下手傷重律擬絞監候藍泳
斌係藍庭芳無服族姪其隨同伊父藍宣搶殺犯係
侵損計賊二兩三錢七分藍泳斌應依期親以下恐
嚇卑幼犯尊長計賊准竊盜加一等律於竊盜賊一
兩以上杖七十加一等杖八十爲從減一等杖七十
免刺再查各居無服親屬相盜財物律得減一等免
刺誠以本宗服制雖盡而親親之義猶存故不與凡
盜同科以示區別竊財之罪既較凡盜爲輕則毆死

行竊之無服尊長卽不得與凡人殺死竊盜者並論
故律內若有殺傷各以殺傷尊長卑幼本律從重論
之語卽總承上文有服無服而言並未將無服之親
另爲分晰親屬相盜殺傷例亦有除卑幼行強等項
不論有無服制均以凡論之文則此外並無卑幼行
強等案卽不得因係無服概從凡論依擅殺及拒捕
科斷其義尤屬明顯再查同姓親屬相毆律內傷者
尙應按尊卑名分分別加減凡關一等至死方依凡
人分別毆故擬以斬絞並無相盜卽依拒捕及擅殺

律定擬明文若因死者行竊卽引至死以凡論律文將已就拘執擅殺者擬絞立時追捕者擬徒持仗格殺者勿論則設有登時追捕格鬪僅係毆打成廢成篤之案勢必以並未至死不應以凡鬪論仍依分別加減之律擬以徒流充軍是毆傷之罪轉有重於毆死之罪者已屬格礙難行且律文係加減凡鬪各一等又未便照凡人擅傷罪上加減况毆死行竊之無服尊長若照凡人毆殺竊賊例科以擅殺則無服尊長因行竊而拒殺卑幼者亦應科以凡人行竊拒殺

事主之罪被追拒捕刃傷及折傷以上者卽應擬以絞候拒殺者斬候臨時盜所拒捕刃傷及折傷以上者應擬斬候拒殺者斬決殊死親屬相盜殺傷定例之義今檢查歷年辦過無服尊長搶竊卑幼財物互相殺傷之案有照凡人問擬者亦有照親屬相盜殺傷之例仍依殺傷無服尊卑長幼本律問擬者祇緣原例內未將無服字樣載明以致辦理歧異自應申明例義酌加修改至搶奪與竊盜事同一例亦應添入例內以資引用應請嗣後親屬相盜殺傷之案除

卑幼行強盜及尊長放火強劫圖姦謀殺卑幼不論
有無服制各以凡論外如期服以下至無服尊長強
竊盜及搶奪卑幼財物殺傷卑幼者各就服制中殺
傷卑幼及同姓親屬相毆並親屬相盜各本律相比
從其重者論卑幼竊盜及搶奪尊長財物殺傷尊長
者以凡盜殺傷之罪與服制殺傷及同姓親屬相毆
各本律相比從其重者論其因被尊長卑幼搶竊財
物致有殺傷者亦各依服制殺傷及同姓親屬相毆
各本律問擬均不得照凡人擅殺傷科斷等因奏准

銃斃行竊無服
族弟酌入緩決

道光五年通行已纂例

福撫題馬源開銃傷馬幅周身死一案此案馬源
開因無服族弟馬幅周行竊伊家衣物事後查知馬
幅周情願認賠竊賊嗣該犯向索贖錢被其用拳向
毆該犯順取竹銃嚇放致傷馬幅周身死查馬幅周
雖係行竊罪人惟例不得照凡人擅殺科斷仍應照
同姓服盡親屬相毆至死以凡論竹銃施放殺人以
故殺論例擬斬監候查火器殺人之案秋審時例應
入實而同姓親屬相盜例雖不以擅殺科斷究與因

事爭國者有間定案時既擬以斬候秋審時若概入情實未免向隅自應衡情酌入緩決辦理恐各省拘於謀故殺人向係入實之例以致概擬情實不足以昭平允應通行各省如有似此之案酌入緩決辦理

道光七年通行

故殺行竊柴特
之大功弟身死

川習 題陳敏儒截死大功堂弟陳遵儒一案此案陳敏儒因大功堂弟陳遵儒竊伊柴薪向斥被罵用拐頭鐵鑽截傷其左肱肘等處陳遵儒倒地原罵陳敏儒氣忿頭起殺機復用木拐毆截其左膝蓋等處

無服尊長行竊
一捕刃傷卑幼

殞命查陳遵儒係陳敏儒大功堂弟其行竊陳敏儒
柴薪係親屬相盜陳敏儒將其故殺身死自應按例
依服制殺傷本律問擬該省將陳敏儒依故殺大功
堂弟律擬絞監候係屬照例辦理似應照前道光六
年說帖
江西撫 咨外結徒犯李觀保行竊刃傷無服族孫
一案此案李觀保因糾同李頂勝行竊無服族姪孫
李卯魁家雞隻該犯被李卯魁扭住情急圖脫用刀
戳傷李卯魁右後脇雖係行竊拒捕刃傷事主但親
屬相益致傷卑幼非凡人行竊拒捕可比律應按其

行竊嚇禁卑幼
未便以拒捕論

傷罪與盜罪比較從重定擬該犯行竊雖係按盜罪

止應擬答該撫於刀傷人律上減一等擬杖七十徒

一年半係屬照例辦理似可照覆

乾隆五十四年說帖

南撫 咨十年秋季外結徒犯田大朋等行竊事主

田朝綱家一案查例載無服尊長竊盜卑幼財物殺

傷卑幼者各就同姓親屬相毆並親屬相盜各本律

相比從其重者論等語此案田大朋起意糾約胞弟

田大明並劉四兒等乘夜行竊無服族弟田朝綱家

錢文衣物田朝綱之妻田皮氏聲喊起捕田大明逃

出聲稱如敢趕出定行捆縛田大明等亦隨同助勢
喊叫分擄贓物而逸該撫以田大明用言嚇禁護賊
拒捕已有強暴情形在凡人例應擬軍田大明係事
主田朝綱無服族兄照親屬行強盜尊長犯卑幼之
律減一等於竊盜臨時拒捕未經成傷軍律上減一
等杖一百徒三年等因查田大明係田朝綱無服尊
長其行竊田朝綱家嚇禁事主例止應就同姓親屬
相毆並親屬相盜各本律相比從其重者論自不得
以拒捕科罪該撫將田大明照凡盜拒捕軍罪上減

卑幼聽從外人
行劫尊長財物

等語徒本未允協復將親屬相盜之案而援引親屬
行強之條尤屬錯誤應令該撫另行核例妥擬

道光十一年說帖

福撫 題黃離聽從逸盜王蒲行劫無服族弟黃丕
澄家一案奉

批既以親屬相盜定案應否監候待質查例細核等因
查律載各居親屬相盜財物者無服之親減一等若
行強盜者尊長犯卑幼亦各依上減罪卑幼犯尊長
以凡人論又例載卑幼犯尊長以凡盜殺傷之罪與

服制殺傷之罪從其重者論等語是親屬相盜之案
總視其尊卑名分分別定擬此案黃離聽從逸盜王
蒲行劫無服族弟黃丕澄家該犯在外把風接賊王
蒲撞門進內事主胞伯黃芳拔釵釵喊同其妻大陳
氏等起捕被王蒲等拒傷劫去銀物搥賊逃回與黃
離分用該省因首犯王蒲在逃將該犯依行強盜尊
長犯卑幼律於強盜已行不分首從本律上減等擬
流聲請監禁待質等因查此案首夥十三人僅獲該
犯到案王蒲等將黃芳拔等拒傷該犯果否並未隨

同拒捕現據該犯一面之詞殊難憑信該撫請將該犯監禁待質白應照辦惟查事主黃丕澄係該犯無服族弟而黃丕澄之伯黃芳拔前伯母大陳氏等均係該犯無服尊長查核報呈當盜犯進門行劫時經黃芳拔大陳氏驚醒起捕被盜拒傷卽或黃芳拔與黃丕澄同居其財而以黃芳拔究爲事主家長該犯自應依卑幼犯尊長以凡人強盜得財律科斷該撫原題內並未將黃丕澄與黃芳拔是否同居其財黃芳拔是否事主家長於案內詳悉聲明輒置該犯卑

幼犯尊長之罪於不議有關罪名出入似應駁查

嘉慶二十年說帖

卑幼行竊臨時
盜所拒捕未傷

廣東撫 咨鄧陽月糾竊無服族姪鄧彭氏衣飾臨
時盜所拒捕未經成傷一案該省將鄧陽月依竊盜
臨時拒捕未經成傷首犯擬軍例發近邊充軍經廣
東司以律載各居親屬相盜無服之親減一等律意
親屬行竊之罪既較凡人爲輕則因竊而圖脫拒捕
似未便與片盜同論至卑幼於尊長因行竊而致有
殺傷跡近於強而又損傷於人與僅止圖脫拒毆者

不同故嚴立科條然必已殺已傷方坐非謂一經拒捕卽以凡論致與卑幼行強盜者無所區別也且律內殺傷字樣似指已殺傷者而言卽如同居卑幼引人盜財他人殺傷他人卑幼縱不知情亦依殺傷尊長本律從重論若謂未傷亦坐設有子孫引入盜財他人但經圖脫拒毆豈能卽科子孫以毆祖父母父母之罪是毆而已傷與毆而未傷最爲分明惟親屬相盜律例並無拒捕未傷作何治罪明文應交館查核等因

職

等查例職親屬相盜殺傷之案除卑幼行強

盜不論有無服制均以凡論如無服卑幼竊盜及搶奪尊長財物殺傷尊長者以凡盜殺傷之罪與服制殺傷及同姓親屬相毆各本律相比從其重者論各等語詳釋例意雖祇言殺傷自己兼包未傷者在內犯尊之未傷者如律稱毆胞兄弟但毆卽坐例稱執刃趕殺期尊之類是也拒捕之未傷者如例稱竊盜拒捕未成傷分別充軍滿徒之類是也若謂拒捕之傷不在凡盜殺傷之列豈卑幼犯尊未傷亦不在服制殺傷之列乎且卑幼犯尊已傷者旣以凡人拒捕

論者未傷卽不以拒捕論亦不足以示持平律稱同居卑幼引人盜財他人殺傷人卑幼縱不知情亦依殺傷尊長從重論誠因尊長之被殺由於卑幼將引所致所謂罪坐所由也不言未傷註內已有仍以私擅用加罪及殺傷罪權之之文自可遵照辦理此案鄧陽月糾竊無服族姪鄧彭氏衣飾被揪喊捕該犯將鄧彭氏推跌倒地並未成傷搗賊逃逸按親屬相毆於手足毆人不成傷加等亦罪止笞責而凡盜臨時拒捕未經成傷罪應擬軍自應以凡盜殺傷之罪

竊地瓜拒傷
無服族弟身死

卑幼搶奪刃傷
無服族叔身死

與同姓相毆之罪相比從重論該省將鄧陽月擬發
近邊充軍係屬照例辦理應請照覆
道光五年說帖

廣東撫 咨周亞木行竊無服族弟周潮位地瓜被
追拒捕致傷周潮位身死將周亞木依罪人拒捕律
擬斬監候經本部改照親屬相盜尊長犯卑幼各就
服制殺傷從重論依毆死服盡親屬以凡論鬪殺律
擬絞監候
道光元年案

廣東撫 題謝亞海搶奪無服族叔謝惻安衣服被
追用順刀拒傷謝惻安平復查搶竊事同一例卑幼

義子搶奪義父財物計贓擬杖

竊盜尊長財物致有殺傷既照凡盜傷科斷搶奪拒傷亦應照凡人定擬將謝亞海依搶奪傷人未死如刃傷者首犯擬斬監候

嘉慶二十四年案

福撫 咨外結徒犯許振昆係許調義子恩義年久配有家室該犯因私欠無還糾搶義父許調布疋當錢還欠應照例卽同子孫問擬惟例無子孫搶奪父母財物治罪明文查抱養義子於義父母身故例應持服一年與期親服制相同親屬無搶奪之文應比照期親以下自相恐嚇卑幼犯尊長以凡論將許振

昆照恐嚇取財計賊往竊盜論加一等律擬杖八十

道光二年案

江蘇司 查律載同姓服盡親屬相毆至死以凡論

毆死拒捕行竊
逆買無服卑幼

又例載親屬相盜殺傷之案其因被尊長卑幼搶竊

財物致有殺傷者各依服制殺傷及同姓親屬相毆

本律問擬均不得照凡人擅殺傷科斷又律載犯罪

逃走官司差人追捕若罪人本犯應死而拒殺者杖

一百又例載期親以下有服尊長殺死有罪卑幼之

不如卑幼罪應死為首之尊長俱照擅殺應死罪

人律杖一百註云如有祖父母父母者期親以下親屬以疎遠論各等語誠以親屬例不重盜若因搶竊致有殺傷故仍依服制及同姓親屬相毆各本律問擬不得照凡人搶殺傷科罪所以別平人而敦族誼也至於擅殺應死罪人擬杖之條在凡人必須官司差捕者在尊長必應行服且詳釋例註如有祖父母父母者期親以疎遠論等語例意森嚴所以慎重人命則犯罪無服尊長自不得濫行援引此案葉林因被無服族姪葉泳祥糾夥行竊伊家計贓四十零五

十兩報縣獲犯劉小九訊認聽從葉泳祥同竊嗣葉
林查知葉泳祥潛回往捕葉泳祥持叉抗拒被葉林
奪獲戮傷倒地捉獲送縣越日因風身死該撫以葉
林素有周恤葉泳祥糾竊逾貫例應擬絞實屬應死
罪人葉林捕毆致死似應依擅殺擬杖第核與不得
照擅殺科斷之例未符查有服尊長殺死卑幼如罪
犯應死者俱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杖一百無服之親
服制雖盡名分猶存若毆死罪犯應死之無服卑幼
不與末減未免向隅罪關生死咨部核示等因查同

姓無服親屬素有周恤相盜以凡論之例係指竊賊而言至因被尊長卑幼搶竊財物致有殺傷仍應依親屬相毆本律問擬不得照凡人擅殺科斷例有明文今葉泳祥行竊平日素有周恤之無服尊屬葉林財物計賊逾貫雖屬罪犯應死第葉林將其毆斃按例應依親屬相毆本律科罪不得比於凡人之擅殺豈能轉照官司差捕及有服尊長擅殺應死罪人之條况卽以凡人而論如竊賊逾貫事主事後搜捕致斃及金刃拒傷事主殺非登時之案尙應依擅殺科

斷不得以死係應死罪人量從輕減豈同姓相殘轉
得寬免犯之罪該撫牽引有服尊長殺死罪犯應死
卑幼之例係屬誤會且此案供勘並未敘入止於摘
錄案由數語咨部請示本部未便懸揣指定應令該
撫研訊確情詳參律例妥擬報部

道光八年說帖

以死盜砍墳
族兄仍照服制

奉天司 此案高庭占因無服族兄高庭俊盜砍祖
塋墳樹該犯控經該侍郎訊明將高庭俊擬遣回高
庭俊另有同伊族叔哈拉口毆死蒙古杭美珠一案
將高庭俊送該王旗質審高庭俊出邊外潛逃回家

瞥見墳樹堆在該犯門首率同其弟高庭德等持械
尋毆致該犯高庭占等將高庭俊其毆身死該侍郎
以已死高庭俊私砍祖塋墳樹擬遣潛逃係屬有罪
之人該犯等將其毆斃實屬擅殺高庭俊身受各傷
惟高庭占毆傷致命頂心等處及不致命右手腕骨
斷爲重應以擬抵將高庭占依擅殺罪人律擬絞監
候等因查親屬相盜互有殺傷例不得以凡人擅殺
科斷已死高庭俊盜砍祖塋墳樹雖係罪人惟該犯
係其同宗無服族弟將其殺傷身死自應仍照親屬

和毆至死未律問擬該侍郎將該犯依凡人擅殺科
斷罪名雖無出入引斷究未允協高庭占應改依同
姓服盡親屬相毆至死以凡論其毆人致死下手傷
重律擬絞監候事犯在道光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恩詔以前死未理曲毆非預糾秋審應入緩決應將該犯

減為杖一百流三千里係蒙古照例折枷六十日滿

口鞭責發落仍追埋葬銀兩給付屍親具領

道光九年說帖

廣西撫題李老丙聽從李老紀夥竊李老寅牛隻

牽走因被事王趕奪李老丙拳毆事王倒地事王聲

服盜相盜謀殺
事主凡人加功

卑幼格斃行竊
功尊改為斬候

稱報究李老紀畏懼圖令李老丙將事主勒死滅口
查李老紀係事主無服族兄應同凡論依謀殺人造
意律擬斬監候李老丙係同姓不宗依竊盜護贓拒
捕殺人為從幫毆至折傷以上例擬絞監候

嘉慶二十五年

貴撫 題黃定隴毆傷小功服叔黃光甲身死一案
奉

批交館核 等查例載卑幼毆死期功尊長罪干斬決
之案若核其所犯情節實可矜憫者夾簽聲明恭候

欽定等語此案苗定隴因小功服叔黃光甲盜賣伊家木
植該犯途遇向理因被追毆先後用鋤回格致傷黃
光甲右臂膊右後脇並搥傷兩額角石太陽等處殞
命查該犯雖釁起理直惟用鋤回格二下傷及致命
與事在倉猝徒手抵格一傷適斃實在可矜者情植
有間檢查並無恰對夾發成案至親屬相盜致有殺
傷卑幼犯尊長以凡盜殺傷之罪與服制殺傷之罪
從其重者論一條從前定例係專指賊犯拒傷事主
而言今該犯以卑幼毆死相盜之尊長未便引用且

係罪關服制之案稿尾內亦毋庸叙及死係罪人致
滋淆混謹改擬稿尾
刑律載卑幼毆本宗小功
尊屬死者斬等語此案黃定隴因小功服叔黃光甲
盜賣伊家木植該犯查知向理因被迫毆回格致終
雖非無故逞兇干犯惟服制攸關仍應按律問擬應
如該撫所題黃定隴合依卑幼毆本宗小功尊屬死
者斬律擬斬立決○此案具題奉

旨九卿議奏欽此復奉

諭交館核
職等查卑幼毆死期功尊長情輕之案無論

法司會否夾發如奉

旨九卿議奏卽改爲斬監候此案黃定隴因小功服叔黃
光甲盜賣伊家杉木杳知向諭黃光甲生氣舉搥亂
毆黃定隴順用鋤柄格傷其右臂膊逃跑黃光甲持
槍追毆黃定隴被追情急回身用鋤柄攔格適傷黃
光甲右後脇越七日殞命核其情節死者盜賣小功
堂姪樹株復恃長先毆本屬理曲逞兇該犯因被追
毆情急回格致斃與無故逞兇于犯者有間從前本
部核議時因該犯已回籍聞傷未絕夾發今奉

舉幼行竊刃傷
更夫係屬尊長

首九卿議奏自應量予未減該司將該犯改為斬候尙可

照辦

嘉慶十八年說帖

○查毆大功以下尊長條內

功兄被毆情急回籍二傷過斃又二十五年廣西
省黃老拙毆死偷放田水之小功叔被扎情急抵
格二傷過斃俱夾發聲請記參核

廣東司

查例載卑幼竊盜尊長財物殺傷尊長者

以凡盜殺傷之罪與同姓親屬相毆各本律相比從

其重者論等語此案何亞安起意行竊無服族叔何

騰高家衣服何騰高驚覺喊捕何亞安開門逃走適

族兄何幅鞍巡更走至扭住喊拿何亞安情急圖脫

拔刀用背打傷其右乳房並劃傷其頂心而逸旋被
拿獲何幅鞍傷經平復該撫將何亞安依刃傷人杖
八十徒二年律係卑幼犯尊長如一等仍加拒捕罪
二等擬杖一百流二千里等因咨部查竊盜被迫拒
捕傷非事主在凡人祇應加拒捕罪二等該犯行竊
族叔何騰高家於逃走後被族兄何幅鞍巡更走至
扭住喊拿該犯用刀將其拒傷按同姓服盡親屬相
毆卑幼犯尊長加凡鬪一等之律罪止杖九十徒二
年牛白應從重依凡盜拒捕例問擬滿徒該撫將該

夥開灰窰族弟
往窰對同擅殺

犯遞加三等擬流二千里核與相比從重之例不符
何亞安應改依竊盜拒捕傷非事主但係刃傷仍照
律加本罪二等例於刃傷人杖八十每二年罪上加
二等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十一年說帖

南撫題楊家七與許四馮泳協夥開石灰窰生理
有馮泳協無服族弟馮泳柏乘夜糾同馮十六結子
同抵楊家七等窰上爬竊石灰楊家七聽聞喊同許
四馮泳協將馮泳柏捕獲毆跌倒地馮泳柏混罵楊
家七起意用水潑熱石灰將馮泳柏燙死許四等各

允馮泳協用水將灰潑熱同許四將馮泳柏衣褲脫
下擡放熱石灰上燙傷殞命查親屬相盜科罪與凡
盜不同故被事主殺傷科罪亦與殺傷凡盜不同若
尋常擅殺如本夫致死姦夫事主致死竊賊等案內
有死者親族幫同下手自仍應照餘人擬杖今馮泳
柏所竊既兼有楊家七之物馮泳協與楊家七合夥
卽比照鄰佑亦有應捕之責且致死係楊家七起意
馮泳協聽從加功核與尋常擅殺各案內餘人無異
該省將楊家七依擅殺罪人律擬絞馮泳協與許四

行竊族兄田禾
拒殺看禾工人

均依餘人律擬以滿杖情罪相符似應照覆

道光六年說帖

廣西撫題方應世因偷割無服族兄方高田禾挑

回被受雇方高家看禾之黃遠信黃遠成查知當同

方高跟蹤至方應世家搜獲原贓方應世先行逃逸

方高囑令黃遠信等尋獲送究嗣方應世潛回撞遇

黃遠信等攔捉方應世拒捕用刀戮傷黃遠信身死

並戮傷黃遠成平復查該犯行竊伊族兄方高田禾

本屬罪人黃遠信等受雇方高看禾卽有應捕之責

該犯與方高誼屬同族而與方高所雇看禾之黃遠

搶奪無服尊長
牛隻拒殺工人

尊長強劫田禾
毆死幫割雇工

信等則並無名分自應以凡盜殺傷科斷該省將該

犯依竊盜被事主事後追捕有拒捕殺傷依罪人拒

捕科斷例擬斬監候尙屬允協似應照覆

道光六年說帖

廣東撫 題余蘭鈺搶奪無服族長牛隻被事主工

人追捕該犯臨時致死捕人親屬無搶奪之文該犯

因搶致斃親屬工人未便遽照搶奪殺人同科應依

罪人拒捕殺人律擬斬監候

道光三年案

廣西撫 題韋扶達毆傷韋扶成身死一案查親屬

無搶奪之文例應比照恐嚇科斷是所犯雖係搶奪

雇工偷竊家長財物應行刺字

不得以罪人論此案韋扶達因小功伯母老韋氏雇
韋扶成等強割田禾該犯往阻爭鬧用刀扎傷韋扶
成身死是起意強割田禾之老韋氏係該犯小功伯
母既非罪人其受雇往割之人卽屬知情亦不應以
罪人論今該撫將韋扶達依鬪殺律定擬似可照覆
嘉慶七年說帖

直隸司 查例載雇工人盜家長財物照竊盜計贓

治罪等語是例內既稱照凡盜一體治罪自應一律

刺字參觀本門內行竊素有周恤之各居無服親屬

以凡人竊盜科斷例內載明照律免刺而雇工偷盜
至財例內不載免刺其爲應與凡盜一體刺字尤可
隅反至本年正月十二日

恩旨查辦軍流以下人犯以事犯到官爲斷此案范長受
偷竊主財計贓治罪照例擬以杖一百流二千五百
里情罪相符惟例應刺字之犯原咨內聲明照律免
刺殊屬錯誤且檢查原咨該犯於道光十年十二月
十一日被雇主呈送旋即破案是到官在本年正月
十二日

恩旨以前該犯偷竊主財照竊盜計贓治罪係在查辦之列該督以該犯羈禁在

恩旨以後不准援減亦屬誤會范長受所得流罪應准減為杖一百徒三年仍照辦理減等章程免其刺字

道光十一年說帖

奴僕雇工偷竊主財均應刺字

福建司 審辦高壽行竊雇王銀兩計贓罪應擬流

一案奉

批雇工人盜家長財物律內減凡盜一等免刺今既用

例照竊盜計贓治罪似記別可竟有一體刺字者此

案尙未具題交律例館通查畫一更正爲是等因查律載同居奴婢雇工人盜家長財物減凡盜罪一等免刺等語推原律意奴雇行竊主財既應照凡盜減等治罪自不當與凡盜一體刺字故律文載明免刺並載在親屬相盜門內明與親屬相盜減罪免刺同義迨雍正六年酌改定例奴僕偷盜家長財物照竊盜計贓一體治罪乾隆五年又改定雇工人盜家長財物亦照竊盜計贓治罪均不准照律減等現今遵行是律文所載減等一條業已不用例內雖未指明

此等人犯應否刺字但既稱照凡盜一體治罪自當
照凡盜一體刺字以竊盜門內已有刺字明文不復
贅言也復查木門內行竊素有周恤之客居無服親
屬卽以凡人竊盜計賊科斷一條例內載明仍照律
免刺此因親屬素有周恤故重其相盜之罪但究係
無服親屬故仍照律免刺此條仍應免刺既於例內
載明則奴雇偷盜正財例內不載明免刺卽應與凡
盜一體刺字更可闕反矣職等遵

諭通查各司成案現據四川司查出二十年審辦李貴

一案陝西司二十二年審辦高海明一案廣東司本年審辦李陞一案均係奴僱行竊主財俱聲明照例刺字惟本年山東司審辦西華姐奴竊主財一案因係婦女照例聲明免刺此外查無奴僱行竊主財免其刺字之案歷來辦理本屬畫一今高壽一稿聲明照律免刺似屬錯誤應請交司更正

嘉慶二十四年說帖